

第七卷

賣妻果報錄

張鑿，乃秀水人也，落魄無羈，不事生業，日惟買笑纏頭，縱情趨檠，家計為之一空。其妻紡績自給，略無怨意。鑿則反生薄倖，謀諸牙婆，賣妻於江南人，得重價焉。

妻負死不往，江南人驅迫下船。載至一處，四面都水鄉，茂林中，崇垣疊屋。扣門，有老嫗出，喜曰：「行貨至矣。」須臾，才卒鑿妻入一室，木桶旋繞，不異囹圄。其中有婦十餘，或有愁眉而坐者，或有揮涕而立者。鑿妻與俱終日不食，惟號泣以求死。守者怒究其故，鑿妻給之曰：「妾有金飾一匣，乃亡母所貽者，因夫浪費，不與之知，寄在鄰家，自以不忍捨去也。」守者聞言，告於主人，欲利所有，不逆其詐也。遂復載之回。至，則鑿妻奔走叫冤，鄰眾悉聚。江南人被擒到官。比及拘鑿，先已遁去矣。情竟不白。

余適遇鑿妻，道及其事，因作《賣婦歎》一篇，欲獻執政而不果，並載此集，以警世云：

「西家有女少且妍，嫁與東鄰惡少年。可憐一旦成反目，寶劍擬絕瑤琴弦。西南有等拘人虎，潛令牙嫗來吾所。百金無吝買佳人，落花已被風為主。悠悠夜抵武林村，獨舍無鄰牢閉門。其中坐臥多女伴，彼此泣下難相存。置身如在囹圄內，鵠寡鸞孤不成對。掠人更待掠人來，此時計財寧計類。晨昏逼逐下江船，江水茫茫恨接天。回首鄉關雲樹隔，未知落在阿誰邊。假令賣作良人婦，以順相從尚不故。若教為妾得專房，負妨招嫌恩不固。又或賣為富家奴，汲水負薪歷苦途。供承少錯即凌虐，有路難歸空怨夫。無端墮落風塵裡，向人強以悲為喜。知心日少惡交多，送舊迎新如免死。人間情愛莫妻孥，忍暫何異具起徒。寄言並致買臣婦，貧賤相守當永圖。」

江南人深恨鑿妻之詐，不吝千金贖之，繫以鐵鈕，恣加捶楚，不勝痛苦。過江時議欲賣與娼家。鑿妻受責頗多，絕粒又久，臥病竟不起矣。一日，忽長吁而逝，黑氣瀰漫，口有巨蛇躍出。居人甚駭，買棺貯而瘞之。

時遇醫人經其處，草際見蛇蛻一條，腮下紅白，異而收於囊，將為藥餌之料。是夜，即夢少婦拜於前曰：「妾，秀水人也，被夫賣至此地，不願忍辱偷生，已致珠沉玉碎。但關山迢遞，冤氣越越。今公有龍舌之游，妾敢效驥尾之托，萬弗疑拒，為幸！」言訖大慟。醫人遂覺，反覆思之，莫曉夢婦所謂。及至嘉興東柵外，少憩白蓮寺前，藥囊中聞閣閣之聲，極力不能舉。怪而啟之，見蛇蛻化為白蛇，奮迅越湖而去。停望間，隔岸車水人倏然擁佛。急望其處，則蛇將一人噬其咽喉，絞結而難釋。久之，人蛇俱死矣。審知其人即張鑿，昔嘗賣妻於江南，其地即龍舌頭上。始悟夢婦變幻之靈，報復之速。嗚呼！人其可不慎歟？

聯詠錄

秀水越興門外二里，有瀦水一潭，潭面廣百步，而深則不可測也。且西受天目杭山諸源，湍急莫御。是以天氣晴朗，有白光三道起自潭中，直沖霄漢，數裡外人及見之。若遇陰霾，則波濤洶惡，往往為舟楫患。五代時，異僧行雲者經其處，指潭歎曰：「西南險害，無是過也！我當為大眾息之。」遂聚土實潭，建殿其上。落成之夕，三光復自土中突起，僧曰：「吾幾誤矣！」即設高案置香案，自誦咒於案下，光遂收散達旦，僧即築土求材，臨流建廟，題曰「龍王之祠」。其三光起處，又造二浮圖以鎮。水勢既平，湖衝又殺，往來者便之感之。於是錢王賜額「保安」，贈行云為「保安禪主」。及宋，改「景德禪寺」，至今仍之。

迄元至正中，有曹睿輩宦游過此，登飲其間，用唐人句分韻賦詩。忽一老人長髯深眼，骨肉崢嶸，飄然策杖而至，曰：「老夫去此甚邇，聞諸君高懷，不揣駑朽，亦欲效一顰於英達之前，何如？」諸人心雖嫌異，姑緩而止之。睿即首倡云：

「清晨出城郭，悠然振塵纓。仰觀天宇宙，倚矚川原平。竹樹自瀟灑，禽鳥相和鳴。龍淵古招提，飛蓋集群英。唱酬出金石，提攜雜瓶罌。丈夫貴曠達，細故奚足嬰？道義山嶽重，軒冕鴻毛輕。素心苟不渝，亦足安吾生。」

范恂繼詠：

凌晨訪古剎，幽氣集柱阿。雕甍旭日炫，維宇晴雲摩。疏鬆奏笙簧，修竹唱鳳珂。禪翁素所隨，名流世來過。俯澗漱寒溜，涉登扣翠蘿。淪茗佐芳醕，談玄間商歌。遂令塵土壤，如濯清波。茲景誠奇逢，追游亦豈多？流光逐波瀾，飛翼拔高柯。賦詩留苔萍，千載期不磨。

牛諒繼詠：

靈湫悶馴龍，古殿敵金粟。僧歸林下定，雲傍簷端宿。伊餘陪雅集，於此避炎酷。息陰悟道性，息靜外榮辱。坐石飛清觴，堪歡白日速。別去將何如，留詩滿新竹。

徐一夔繼詠：

野曠天愈豁，川平路如斷。不知何朝寺，突兀古湖岸。潭埋白雲沒，林密翠霏亂。勝地自瀟灑，七月流將半。合併信難得，通塞奚足算！廣文厭官舍，亦此事蕭散。風樺爵屢行，蘿燈席頻換。但覺清嘯發，寧顧白日吁？吾欲記茲游，掃壁分弱翰。

睿因請於老人，老人隨口而應：

憶昔壯得志，雲雷任摩挲。指顧感蛟鯨，叱咤驅風波。已矣而今老，悠悠困江河。良會豈曾識，意契即笑歌。夕歌戀松柱，晚風灑蒲荷。流霞雜輕煙，凌亂襲袂羅。佳景洽高誼，何妨醉顏酡，因嗟開山子，空堂負秋蘿。生年幾能百，時光度槐柯。名利釣人餌，青塚豪傑多。

笑彼奔走生，自苦同蠶蛾。經營計長久，一朝委湯鍋。世路且險測，杯弈藏干戈。達人尚高隱，烏帽甘清蓑。江花脂粉勝，林鳥宮商和。石枕待春睡，新芻貯銀螺。對此引深樂，天地奈我何！

吟畢，眾人駭然敬服，不以野老視焉。因請名問答，老人曰：「予龍姓，諱雲，字子淵，別號江湖遊客。家本山之西，來有年矣。」眾人喜，遂相與極談，飛觴流飲。及酒闌興盡，命徹登舟。老人拱手言曰：「頃側行旌，承不以構副相。願賦一語以誌。」

君，何如？眾皆應曰：「願受教。」老人曰：「諸君夜發，以程計兩日後當過錢塘。但遇江風初動，有黑雲自西北行南，慎弗輕躁取悔。斯時也，果驗愚言忠益，不敢枉謝，得求殿宇新之，則吾鄰有光多矣，將不勝於謝乎？」眾人口諾心非，相禮而別。未數步，回顧老人，忽不見矣。眾皆壯年豪邁，不以為意，急行舟去。

及兩日後，早至錢塘江上。風斂日融，江面平靜猶地，欲過者爭舟而趁。恂、諒、一夔促裝使發，惟曹睿曰：「諸兄憶景德老人之言乎？吾輩非報急傳烽、捕亡追敵者，縱遲半日，何誤於身？豈必茫茫然效商販為得耶？」三人相笑而止。笑未已，風果自西徐來，又黑雲四五陣從北南向。睿曰：「一驗矣。」三人曰：「試少待。」頃間，黑雲中雷雨大布，狂風四作，滿江浪勢連天，如牛馬奔突之狀。爭過者數百人，一旦盡葬魚腹，惜哉！曹睿因指謂曰：「諸兄以為何如？」三人失色相謝，睿曰：「爛額焦頭，何如徒薪曲突？此無知魏先平陳受賞，君子美其乾本不忘也。今非此老預告，則吾屬亦化波心一漚矣，何能攜手復相語哉！」三人曰：「誠如兄言。」

遂送棹三塔灣下，訪其曾，俱言西鄰無龍姓之宅。曹睿默然良久。曰：「噫！可知矣，詠詩起聯及名號寓意，宛然一龍神也，何疑！其祠居石寺，故曰『西鄰』；所謂『名利釣人餌，世路且險測』諸言，警悟於吾輩甚諄切也。愚昧凡資，自不能釋其意耳。」遂相與潔性香拜於河下，以伸謝之。又各出白金三十斤為新殿之費，有僧某，辭不敢領，睿等謂曰：「王之指救，再生大德也，雖欲市珠投報，水路難通，在耳教言，何忍忘者，況有身則能乎財，今縱無財，獨不瘳於無身乎？爾能敬忠其事，在山門亦孔榮矣，何用辭！」且顧謂二人曰：「一宦勞身，幾爾寄魂水府，倖存弱質，何當復蹈危途？不若聽鳥家山，看花故裡，醉眠風月光中，以副龍神諷囑之意。不然，湯鍋之禍信踵弊春蠶矣，能不畏哉！」三人皆唯唯應。即日同章告養，托病歸田，可謂卓然達矣。今以「龍淵勝境」匾其門，蓋亦承此意歟？

臥雲幽士評：

世有契約借貸而反面不肯償，乞暗蚤明而勞身亦戀祿者多也。今睿等雖免於難，使他人處此，反以福幸為自致矣，何能念及景德老人之言乎？況又非追索邀求而舍金如丸彈，非犯嫌被論而棄位如敝屣，卒能不負龍神所望，豈不誠賢達哉？

酒癡迷人傳

元末有姓姜者，名應兆，世業耕教，為人謹且厚，裡人多稱之。然性惡酒，雖氣亦不欲入息。遇鄉社會飲，則蹙容不滿，曰：「食以穀為主，何事糟粕味耶？」日邁，鄰老飲醉，身軟不能支，姜因而扶歸。見袖中塊然，探之，金也。私自付曰：「田野無知，得此不為盜。況人昏路遠，豈意我為？」遂竊入已，及歸，酒醒，覓金，金已亡矣，鄰老泣於家曰：「吾子以冤事孟於官，三年不為理，吾子再訴之，官怒其梗頑，強以入罪，例准銀為贖。吾老且病，何忍吾子久繫縲紲中？乃典田鬻屋，得金一錠，昨醉遺途中，落他人之手。前以為雖失吾業，猶可以有吾子也，今並而無之，吾死矣。夫苟且所言，願分半為謝。」姜雖聞其哀怨，未言，竟不動意。

是夕二更時，一館生讀倦，暫憩几上，聞門外啾啾有聲。諦聽之，有人似欲進者，喝曰：「汝何物，敢行阻我？」又有人似執門者，應曰：「我乃山桃厲鬼，司人門戶，若遇魃魅，必斧而啖之。爾乃何物，抗然冒進，抑未知吾斧耶？」斯人徐謂曰：「汝不識我，無怪其言之倨也。我姓米，字香夫，號冽泉清士。始祖醴酪君，起跡庖羲時，封居醉鄉，不與夷狄氏善，族遂蕃衍，名通與禹、方將大用，奈為奸人所讒，疏斥而不錄。延至夏桀，進秩瑤台士卿，與肉山脯林相左右。及事商，復遭際於桀，膺長夜之寵，以此名重天下。周遂計之，作誥數我，謫我為青州從事，我悔艾，即奮然修改。當春秋戰國間，默然懶事，不求合於人。二世僭興，念人主如六驥馳隙，乃悉耳目，窮心志，索我於荒寥窮散中，晝爾與俱，宵爾與游，脫有不見，則深思而呼召，親幸之專，雖斯、高不能及也。自是我益尊，職益重，朝野群然慕其風味。故漢高仗我斃白帝於澤中，宋祖得予釋兵權於席上。竹林助劉、阮之清聲，禁掖發李賀之才思。子思辭我於饋者，可盡孝以明廉；寇準假我於澶淵，能安居而退虜。既頹阮氏之玉山，復入黨家之錦幕。潛身比舍，敢誇畢卓豪情；息火成都，用顯樂巴妙術。染海棠之號於楊妃，健草聖之豪之和旭。邀歡戚裡，張鎮周之盡法全恩；取令賊營，郭令公之出奇破敵。流芳靡世，統裔延長，自宋訖今，聲名猶在。吾奉天帝命，來游汝家，縱欲持一斧以相拒，亦無奈我何！」人又曰：「果汝所說，世第若高遠矣。然我非博古者，請再明之。」又似人答曰：「汝猶未解乎？我世掌天下趨弊事，非木怪禽妖之比，是以享幽非我不格，治人無我不歡，敬我者聖賢致號，愛我者歌曲怡情，行己在清濁間，而處眾則醇知也。爾欲知我，云爾已矣，他何有哉。」似執門者又問曰：「然則汝業何事？」似欲進者又答曰：「吾嘗病軟飽，因厭事，然猶日能與高陽徒偕竹葉、椒葩、霞泉、雪液輩五六人，泛水登山，穿花步月，無不在耳。倦則甜然一枕，事且不能擾也，況本無乎！」似執門者遂歎曰：「汝真樂人矣，不識今何所居？」似欲進者復曰：「居雖不一，但隨寓所安。或市橋啟肆。或湖舍懸簾；或清釀乎田家，或黃封之御院，或衝寒於雪朝茅屋之中，或遣興於雨夕蓬窗之下；或隨樵簷而穿雲，或侶漁舟而釣月；或被儒貂，興至吟齋，或因妓，換歸舞閣。廣哉居乎，遇使然也，皆非吾所願也。豈若紅杏樹中，黃花籬下，小門流水，燕影鶯聲，使牧子放牛新草，行人繫馬垂楊，對持瓦礫之樽，以諳茅柴之味，心始陶陶然樂矣。何必優妓佐之，鼓舞維之，牌役強之，徒自取勞苦為哉！」問者又曰：「審汝言，爾殆鬼於酒者。今是之來，禍福抑何所主？」欲進者笑曰：「非敢為弊耗之耳。主人虧行，陰竊人急迫之財，致父子無措，幾死非命，上帝陰行譴罰，念汝家世有德於鄉，不忍即殛，姑使我迷溺而報之也。」問者又曰：「主人性儉飲，縱耗奚益？」欲進者答曰：「第自有處。」人又問曰：「吾聞酒有德，自古尚之，汝反欲為術，弊於人果何術以逞耶？」欲進者答曰：「居，居，與汝語！當某賓主應酬，禮恭迎肅，鐘磬焉，詩歌焉，衣冠楚楚，言語雍雍，雖進退俯仰間必中節度，此上飲也。我相之。及至杯盤狼藉，笑謔歡呼。攘臂廳中，僭階越坐，始雖少閒乎禮，終必忘長幼、略尊卑，一惟以和樂為快，此中飲也，我主之，又有沽醪市脯，斂分派錢，撰號呼名，笑罵交錯，歸則攜手街途，口似曲而糊模，身欲行而傾側，日習為常、不以家為意者，下飲也，我陰使之。然猶未甚也。至若提壺市上，乞汁土番間，踉蹌僂偻，成行逐伙，夜則寄夢橋亭，曉則懸飄寺宇，蟻蟲為鄰而腥羶為襲，若而人者，不可謂非我困苦之也。又有承祖父之厚遺，不思守繼，而乃酷與蓮花君合，日挈無賴之徒，揮金縱飲，雖良朋至戚睽眩切救而不入，必至房易主主，子妾依人，猶且遑遑然鼻嗅心香，思欲一灶吸以償願，千方求辦，弗得弗止，若而人者，不可謂非我沉昏之也。又有饜量漿於顯者，仰飲食於相知，迎走趨陪，終宵不厭，及其口腹相忤，量不勝貪，頭重足輕，順入者悖也，濁氣熏人，視溝渠園廁中以為枕席在焉矣，恬然眠臥而莫覺，若而人者，不可謂非我坐可辱之也。又有被醉使狂，尋嗔生事，不合則拳足相加，或傷人，或殺人，由是羈繫官府，柱牯囚囹，傷者

枝條，殺者抵死，罪未成而家先敗，悔救何能及哉！若而人者，又豈非我有以顛倒之邪？」問者良久謂曰：「飲酌皆前定，果有之乎！合我且退，爾且行。」啾啾之聲遂息。館生大駭，及明，亦不敢泄。

午炊後，見應兆忽思酒，索於家人。家人曰：「厭糟粕者亦復如是邪？」應兆曰：「姑破俗可也。」然忻然拈壺滿酌，至醉而罷。家人生徒輩俱異之。惟夜讀者默識其意。

由是，日夜酣歌，遨遊博飲，心雖知其失而勢不可回，若有神使之者。不半年間而所竊之金悉償酒稅。醉則狂歌罔語，鄉中人漸鄙之，生徒俱散。再三年，世遺產盡變費以供口腹，衣服垢結，容體羸枯。家人痛哭，謂曰：「追思豐樂人家，一旦伶仃至此！費者不可復完矣，而郎君素循善，何不改良弦轍，為訓後人？不然，使虧玷世德，自郎君之身始，甚可羞也。」應兆不對，趨出，匿於村店中，買酒自遣。心懷愧忿，飲亦不成醉，沉吟俯首，至夜忘歸。適店主涉事於外，其女見應兆雅飾，心欲私之，更餘，以言侵狎應兆，遂行自獻。應兆默付曰：「向因一念之差，病狂流落，今雖修積及時，補且不逮，而況淫污非道以重之，死無所矣！」乃堅持固卻，以為「不可，不可」，竟秉燭待曙而還。

是夜寢熟，夢一人施禮牀人，曰：「吾，酒槩也。前因不義，來醉汝心。四年於茲矣，昨夜一念起善，上帝知汝非怙惡者流，敕吾別游，不相迷擾，從此永辭。君宜亦勉。」覺來行雨如流，口嘔一物墮地，令人起燭之，若血塊然者。

及明，遂不思飲。試以酒置於前，厭惡如故。其子復立家成業，應兆亦享壽而終。

應兆之妻親陸某者，嘗書此事以垂戒。予因述此，以繼陸某之志云。

翠珠傳

翠珠姓王，禾城名妓也。丰姿婉潤，聲色絕群，人有慕之者，非重價不輕接。

一日，國學生潘某聞其名，盛資而往，因與之狎，情甚綢繆，分釵破鏡，剪髮燃香，誓同死生。交袂年餘，而潘生之囊篋十蕩八九於其門矣。已而赴試秋闈，兩不能捨，臨期泣執一勝。

潘因家隨廢落，臨事羈遲，淹於旅者兩載。後得解歸，越日即往候。翠珠方坐中堂，同一富商對飲，見潘至，恬不為容，若不識一面者。及發言，竟以姓問。潘雖疑異，猶意其假托於人前也，明日再往，使家人召之別室，及相見，而情亦然，潘怒，出所剪髮擲之，曰：「子知此物乎！」翠始轉顏回笑，近坐呼茶，而潘終洶洶不平矣，乃拂袖旋旋。翠亦無援心。

歸家大怒，以其事訴於友，欲石厲刃以磔此恨。其友歎曰：「娼行甚劣，本其故態，兄抑以為異邪？自昧而自蹈之，尤人何益！」潘意稍解，因作《解嫖論》以示人云：

夫人常情，非愛財則愛身也，非畏法則畏禮也，非慮前即慮後也，非好名則好勝也。人之於財，或以毫釐而貿易難成，或以分文而童僕答撻，或以假借而朋友分袂，或以不均而兄弟構詞，至於淫色，則傾囊橐破家資而欣為之，甚則甘餓殍胥盜賊而終身不悟也，謂之何哉？人之於身，或以墜馬而畏騎，或以危舟而畏渡，或刺皮膚而弗色

然怒不可當，或有小疾而戚然恐不能起。至於淫色，則耗精神喪元氣而恬然為之，甚則染惡瘡耽惡疾而甘心不悔也，謂之何哉？且無祿者犯奸有罰，職役者宿娼有禁，法之可畏也明矣。今之人，縊死於舊院，刺殺於南樓，為嫁買而經官問罪，緣淫奔而出醜遭刑，可不羞之甚邪？色荒之訓《書》有之，冶容之戒《易》有之，理之當鑒也明矣！今之人正氣喪於邪氣，名節喪於妖媚，居鄉則見惡於閭裡，居官則招議於縉紳，可弗思之甚耶？祖之有孫，願其繩武以顯我門庭，父之有子，願其克肖以分我憂慮，今或為色破家喪命，辱其祖父，而祖父以此怨恨至於病且歿者甚多，是使其身為不孝不慈之身，雖有他能不足稱也，光前之道，固如是乎？妻之有夫，望其為我之托而醮一不移，子之有父，望其為我之天而終身永賴，今或為色捐家廢產，離其妻子，而妻子以此窮困見辱於人者恒多，是生其身為無禮無義之身，雖有豪才不中取也，裕後之道，又如斯乎？死於戰者以勇名，死於諫者以直名，若死於淫色者名之為敗子，為其敗家也，名之為下稍，為其流落也，苟有好名之心者，當有所恥而不為矣。而人固安之，何其愚哉！業學者以文勝，業農者以耕勝，若出於淫色者或生乎男，何忍使之為優也？或生乎女，何忍使之為妓也？苟有好勝之心者，當有所擇而不為矣。而人顧顧之，何其卑哉！或者以子美之四娘、安石之雲月、東坡之琴操、陶谷之若蘭為四公之樂，而不知此實四公之累也。或者以相如之竊玉、韓壽之偷香、張敞之畫眉、沈約之瘦腰為四君之豪，而不知此實四君之玷也。故與其為項羽之嬖虞姬，孰若為雲長之斬貂蟬？與其為君瑞之謀崔鶯，孰若為睢陽之殺愛妾？與其為申生之慕嬌紅，孰若為賈清之搬煙花？明此，於窮則為清白之君子；明此，於達則為正直之大夫；明此，於寒微則可以立家；明此，於富足則可以保業，所謂腰家仗劍與色不迷人云者。嘗讀《孔子世家》，見柳下惠坐懷不亂，魯男子閉戶不納；讀《晏嬰實錄》，見裡婦顧嬰微笑，晏子悔責數日之言；讀《江右野史》，見馮商聘妾遣還，生子狀元及第之報，乃喟然歎曰：「不淫女色，非獨愛身也，愛德也，而財又不足言矣；非獨畏理也，畏天也，而法又不足言矣；非獨慮後也，慮鬼神也，而前又不足言矣；非獨好名也，好積善也，而好勝又不足言矣。知此，則楚館秦樓非樂地也，乃人之苦獲也；歌妓舞女非樂人也，破家之鬼魅也；傳情遞笑非樂意也，迷魂之樂意也；倒鳳顛鸞非樂事也，催命之妖狐也。引而伸之，觸類而長之，雖家梅不可折，而況於野乎？雖女色不可淫，而況於人乎？鄙見如斯，人情自悟。」

後因復就秋試，夜泊江邊，忽見富商立舟上，顏枯衣縷，為人執薄設之役。生異而問曰：「尊官可念王翠珠否？」其商駭愕曰：「公非中堂相會者乎？」潘曰：「是也。」商即蹙容曰：「僕因此婦迷戀，揮金與游，然猶未甚，後許攜資嫁我，情好益篤，我始罄所有而與之，意為彼即我矣。豈知牀頭一空，前言若水，香消翠冷，愛轉情飛。其母復妨惡，促我豪糧，逼我行芟，又且嗔兒撻婢，無非欲激逐我也。我不能當，隱忍走出，方欲鳴之官司，而母子已徙他所。無可奈何，以故依棲流落，寄食於人，又不知家園松菊之何如也！」言訖淚下，潘因招飲，以贖資十餘兩之而別。

及抵試，得領畿薦。榮回時，翠珠母子已艤舟迎叩矣，潘乃揚帆不顧。因使人撻辱之。

不數月，潘之友一夕飲散，經潘之門，見綠衣人驅：女子而立，悲愴不肯進。紅衣人曰：「業已承認，又復何言？」又曰：「翠珠，翠珠，誰令如此！」押之而入，友疑其事，早往訪之，則潘家夜育二犬乃問翠跡，母子以暴病夜卒矣，潘與友拍掌大笑，以為奇異。及呼之「翠珠」，搖尾而應，嗚呼！迷人誘引，所害者不止一儒一商也，乃以此報，豈負珠哉！

買臣記

漢朱買臣者，舊吾郡由拳縣人也，字翁子，與同邑嚴照垂髫相苦，結為刎頸之交，且約曰：「苟相貴，毋相忘。」家雖甚貧，不喜生業事，惟好讀書。夫妻艱於口食，遂採薪以為給。身擔負，口讀書，遇有悅解處，則吟哦諷詠之聲迤邐道上。其妻常恥之，謂買臣曰：「丈夫立身，上不得弧矢以行志，下不能貨殖以營生，筋骨體膚勞餓以倦，方且悲傷之不暇，而乃犯歌若得，竊為君不取也。」買臣曰：「貧者士之常，若非分張求，則悖命矣，君子恥之。負薪行歌，何恥之有？」其妻復勸曰：「吾聞讀書以治生為先，未聞作一詞、撰一賦而可易斗粟於家、尺帛於女者。今君欲仗章句以卻饑寒，計誠拙矣。況醫、卜、農、工皆能立業，何不捨此務彼，徒久誤足文場，困身藝圃，棲棲然效秦坑酸鬼以自苦哉？」買臣又笑謂曰：「富貴雙途，賢者所難致。子以我為池中物耶？一旦雲雷我假，鼓波滄溟，斯予得志之秋矣。何不俟命待時，徒怨奚益！」妻遂大怒曰：「邑中挾策之士連袂同升者十下八九，爾猶奔走，衣食且不逮，是天不欲竟爾業也。若復執迷而不改圖，吾恐力盡計窮，溝壑有日，何得志之可望耶？」買臣乃長歎曰：「鴻鵠非燕雀所知。此蘇秦、百里奚之見辱於其妻也。及其取相六國，輔政兩朝，是卒前日見辱之人為之。二婦既不能料二子矣，子獨能料我乎？」其妻怒且泣曰：「爾自執經以來，誤我以久。及念思悔，猶且難為，而況癡比古人，夢想以邀難必之福，吾知啼號之態終不能免也，仰望豈不癡絕乎！故或受我忠言，偕老可托，不然，則巾櫛不敢復侍矣！汝將何從？」買臣亦怒曰：「丈夫志節豈為婦人所撓？汝身可無，我業決不可輟也。」妻遂再拜曰：「半生即枉，再誤何堪！吾雖渾跡於童婢之中，亦得以溫飽終歲，豈不癡於鑠骨銷形，豈成凍餒之殍乎哉！從此請辭。」忿不為止。將行時，鄰家一犬趨，搖首尾，於後齧其裙，不使之走，似若勸阻之意，婦雖怒為揮喝，牢不肯脫。家中一雞，亦相撲，啄其衣，又似啄其犬者。鄰嫗以為異，婉言援之。妻不納，竟去，遂自嫁於杉青吏人。

買臣見妻去，不能為情，復歌以自遣云：

「朱買臣，朱買臣，行歌負擔妻子嗔。恩情難繫薄劣婦，一旦捐棄如輕塵。鴛鴦分翼比目破，孤燈舉目無相親。貧富於世果炎熱，結髮尚爾況路人！功名到手未為晚，太公八十遇澤新。細君何必苦反覆，吾豈樵柴終其身？朱買臣，何災難，食比玉粒衣懸鶉。自知一卷勝萬貫，時不遇兮怨恨貧。數年衾枕一齊冷，飄風流梗同逡巡。回嗔何處已作喜，髮雲重整眉新顰。朱買臣，莫笑口頻，隱忍依舊肩橫薪。山光泉韻兩如脫，醉臥危石花為茵。翠蘿青鳥暫賓主，芒鞋踏破岩頭春。有時此斧利得柄，一斬天下之荊榛。歌殘煙卷日已暮，松梢新月釣桂銀。」

歌罷，忽自歎曰：「古人功業成於激發者恒多，我何若爾也！」遂詣長安，上書。

時嚴照已貴，見買臣，即謂曰：「吾幸先達，而故人猶寒如舊，負約之罪，鳴鼓難償矣。」乃祝吾丘壽王，同薦買臣於武帝。帝召見，說《春秋》、《楚辭》，甚悅其意，遂拜為中大夫，與司馬相如、枚臯等，俾交相議論。

時東粵數反覆不軌，買臣請將兵數千：「浮海而下，可卷席取也。」帝又拜為會稽守。買臣至郡，即治戰具，儲糧草，發兵征之，一擊而破。帝壯其功，征為丞相長史。

時舟過杉青閣下，閹吏奔趨惶懼。其妻審知買臣也，即脫簪珥，拜伏舟次，曰：「賤妾某氏也，事尊官有年矣，一念迫於饑寒，遂致分手。然心實未嘗昧也。伏望滄海容流，泰山讓土，追思花燭微情，不以妾為大罪，俾得破鏡復圓，斷弦再續，則妾萬幸，萬幸！」買臣長笑曰：「汝記昔日之言乎？怨恨求離，以我為泥中蛆蚓，詎料貧賤未必常，富貴未必久，絕情斷義，曾雞犬之不若，而今又附勢趨炎，置閹吏於何地？撫今追昔，揚水不能收矣！何乃冒方滌之顏，出重赧之色以求見我哉？羞死宜甘，強辭宜補。」言下，辟易莫敢對，良久，遂自投於河中而死。買臣即以屍首葬於亭灣，名曰：「羞墓」。後人方孝孺題詩於亭云。備如左：

芳草池邊一故丘，千年埋骨不埋羞；

叮嚀囑咐人間婦，自古糟糠合到頭。

宋梅堯臣詩：

食藕莫問濁水泥，嫁婿莫問寒家兒；

寒兒黧黑而無脂，驢子縱瘦骨格奇；

買臣貧賤妻生離，行歌負薪何愧之；

高車遠駕建朱旗，銅牙文弩才不犀皮；

官迎吏走馬萬蹄，江湖晝夜橫白霓；

舊妻呼載後乘歸，悔淚夜落無聲啼；

吳酒雖美吳魚肥，儂今豢養慚雞犬；

園中高樹多曲枝，一日桂與桑蟲齊。

醒迷錄

正德中，有忠告者，崇德人，祖、父俱顯官，忠得以例授一儒官。為人豁達大度，傲物輕財，性喜博擲為戲，田產雖以萬計，而自視恒約如也。又奉一純陽師甚虔，出必問，入於禮；至於一肴一菜，不先祭則不敢自食。門下有友二人曰故應圭、陸一奇者，日導忠以博飲事。忠雖視為知己，其如二子之口蜜腹劍何！不數年間，家業蕩廢，而二子則日益饒富。

一日，會忠晝臥，夢二道士綸巾羽衣，對忠語曰：「子急悔心，不當戀溺。若苦艱之，後園松下之藏，猶可成立。至於胡、陸二子，吾已征示其誅矣。」言華，流汗浹背，覺來見供爐下足一紙飛揚，執以觀之，題曰《醒迷餘論》，墨跡猶鮮。其論附錄於後：

「大抵事近於戲則易染，心涉乎利則難逃。是以賭博之事，不計大小久暫，皆足以廢業喪心、招怨動氣，甚者虧名玷節，露恥揚羞，又甚至敗家者有之，亡身者有之。嗟呼！一念少差，竟迷於利，縱有所得，亦不能補其所損，況未必得乎！且以其事言之，滅禮義而尚凶強，去真誠以使機變，當場得失，交戰營營，怒目揚聲，無儀多厭，冒寒暑而莫知，甘饑渴而不顧，盡日終宵，雖勞不怨，耗神殫力，自苦何辜！且因多寡傷朋友之情，競錙銖啟是非之釁，儒者惰業，農者失時，商者蕩資，工者怠事，耽者誤己，未有若此之甚者也。及其彼此息爭，勝敗攸判，得者不足以償勞，失者愈有以肌骨，割不忍之金，強慨然之態，久為囊物，傾付他人，趙璧墮珠，愛之不得，縱平日稱為至契者，欲假分文，勃然變色，雖赧顏屈節以求之，不可得也。此時此際，曩容可掬，嗔氣頻呼，內訟默思，欲追無及，人亦何苦而自取如此耶！及其臨夜歸家，吞聲斂跡，含怨有僕，垢面有妻，子不為歡，母不為語，雖刺牛殘羹，亦

吸而盡。猶且多營處置一謀，將作恢復之計，夢魂顛倒，博聘相從，甚者悲憤迭興，寢寐俱廢，禍由此釀，疾由此媒。反而思之，非不得已事也，人亦何苦而自迷若此耶！及其或稱貸於人，或沽典於己，急急孜孜，惟求再逞，飲食所在，若將不遑，視得若取諸寄也。豈知處既敗之勢難救，挾未盈之本無威，氣弱心荒，人皆可侮，猜紅覓六，十無一從，千方之所獲者，一旦失之而不足矣。屬望雖殷，徒為空想之跡，人亦何苦而自戚如此耶！及其黃昏將近，意興方濃，雖其心欲言旋，奈何勢不由己，索燭求油，拋家寄宿，致懸父母之憂思，因爽親朋之信約。遍尋無覓，童子倚門而迎，逐想難求，佳人守燈以待，吾方逞雄心，爭博手，囂囂然自以為樂也。身親不善，聚怨一門，反己懷慚，細思無益，人亦何苦而自玷如此邪！及其屢試不利，興阻於空囊，志糜於稍短，袖手傍觀，眼紅心熱，欲棄之則意有所難捨，將復之則力有所不能，躊躇莫決，如醉如癡，家事不支，非惟不復措念，縱一勉強為之，亦恍然若失矣。昏迷沉溺，戀戀不忘，俯首憑几，形影相弔，人亦何苦而自溺如此邪！又有一等奸險小人，專一伺訪良善，乘其可入之機，附以知己之列，言動之，利誘之，酒食結之，作阱成籠，不至於不入不已也，及其髻髮一把，釣餌一吞，始之所言，毫不能應，虛利雖無，實禍先至，且彼機械熟於久煉，詭詐出乎多端，色有鉛沙，馬有脫注，雖號精敏者亦墮術中，況以愚弱之身而當彼無窮之計，則其勝負不待對局了然可卜矣，即運郭況之金穴，輸鄧通之銅山，日亦不繼，況其他乎！人反不悟於斯，必欲與之相驅騁焉；嗚呼！是猶石沒湍水，愈翻則愈沉也，羊觸藩籬，彌遲則彌困也，求其能濟事者，吾未之見也！已間或僥倖少得，人即怨尤，弱者引恨之以心，強者直拒之以色；又有狂罔之徒，從而訴於親，告於友，訟於官司，體面大傷，廉節盡喪，較之微利，孰重孰輕？嗚呼！辱害相繫必至於斯而猶不知悔，更將何待邪！又嘗知夫色也，古稱五白，戲始牧豬，無金玉之質，無蒼宿之尊，無耳目之見聞，其初蠢然一骨耳。切磋焉，琢磨焉，斯是矣。至於投叱之下，偏能順小人、欺君子，宛轉隱見之間，欲少假借而一毫無所容其能，卒亦付之蠢然之骨耳！嗚呼！人靈萬物，乃遑遑焉仰求於蠢然之骨，而又為蠢然之骨所窘困，可哀也哉！故擇術貴精，與人貴正。苟不能擇而與之，一旦誤入於內，恬不知愧，及對達尊長者惟恐聞之，設若言友於此，亦仰面不敢贊一語。嗚呼！肆欲於朋淫之日而曲文於君子之前，將欲塞耳盜鈴、蒙頭操刃者等耳，欲人之不聞且見也，何可得哉！況乎此行一開，百惡皆萃，納污引侮，莫不由斯。賢者不為禮，富者不為托，智者目為愚，儉者鄙為敗，父母惡為不肖，鄉黨指為下稍，小競蠅頭，致庶眾謗，競者未實，謗者有加，嗚呼！以親黨不避之名易難望之利，雖鄉人不為，而人竟甘冒，可悲也！夫自取自溺者既如此，可哀可悲者又如彼，然而斯人之耽且好者何哉？不曰仗此肥家，則曰冀此取樂，噫！陋哉！言之過矣。天下之利，何事無之？明經足以干祿，用武足以要封，鬻販足以盈資，桑麻足以廣積，皆事也，則皆利也，何以喪名節以求之乎？吾恐家未必肥，而空虛瘠弱之弊先速之矣，肥者果安在哉？天下之樂，何事無之？讀書可以開襟胸，彈琴可以怡性情，種花可以觀天機，養魚可以寄生意，皆事也，則皆樂也，何必冒污辱以求之乎？吾恐樂未必取，而憂愁抑鬱之思，先逼之矣，樂者固如此哉？況其轉展相尋問，彼此兩失，機杼脂膏暗鑠於囊頭之手，田桑汗血潛消於錄事之家，所謂鷸蚌相持，漁人得利，正謂此耳。盍不鑒諸古人乎？忿心生於傳殺。致殘鴻雁之情；淫行起於點籌，因造房幃之醜；樗蒲百萬，達者見機；坑塹二三，宦途有諂；家產之俱盡，桓溫幾喪溝渠；擔石之無儲，劉毅將為浪蕩；至於投馬以絕呼，亡羊以從事，四緋以彰快，孤注以明窮，不其枚舉，而其為累一也。自古迄今，遺聲尚臭，由今迨後，取法貴芳。故其白衣事省，黃口身閒，取此消遣，固無暇責矣。乃若言儒言，貌儒貌，服儒服，冠儒冠者，亦倡和成風，競相篤好，史籍詩書，束棄高架，雖蒙塵積垢，而心灰志奪，視如仇敵，小而人事禮文因之盡廢，及其較技掄選之時，風簷暑影之下，榮辱甚關，心手莫措，日之相與以為樂者，果能代我否邪？及今知改，則名可全，家可保，終身俊髦，苟遂昏迷，吾不知所了矣，何也？日月反照，無損於明；君子繩愆，不累其德。以陳元、周處之徒，尚自發憤改行，卒為善人，況吾輩號英達者不減元處，而未聞能自悔訟，豈以既招物議、改亦無救也歟？噫嘻！人孰無過，改之為難，過孰無因，原之為盡。向使商甲不悔桐墓，幾為暴桀之君；漢武不下輪台。則亦亡秦之續。孰為改之，功不既大哉！」

忠讀一過，悔歎移時。尋掘松根，得金一甕，皆刻告氏字，必忠高曾物也，此故後人無有知者。

再往二子家，探胡瞎一目，陸跛一足，頽然皆殲形矣。忠乃驚惶，自是絕不與相交接。

又以所得之資分人貨殖，後致富。胡、陸二子，漸至窮迫，老年攜乞於途，人皆指以為鑿。仙師神報，亦顯矣哉！

琴精記

鶴雲者，乃鄧州人，姓金也，美風調，樂琴書，為時輩所稱許。宋嘉熙間，薄游秀州，館一富家。其臥室貼近招提寺，夜聞隔牆有歌聲，乍遠乍近，或高或近。初雖疑之，自後無夜不聞，遂不以為意。

一夕，月明風細，人靜更深，不覺歌聲起自窗外。窺之，見一女子，約年十七八，風鬟露鬢，綽約有姿，疑是主家妾媵夜出私奔，不敢啟戶。側耳聽其歌曰：

「音、音、音，你真負心，你真負心，孤負我，到如今，記得當時低低唱，淺淺斟，一曲值千金，如今寂寞古牆陰，秋風荒草白雲深。斷橋流水何處尋？淒淒切切，冷冷清清，教奴怎夢。」

女子歌畢，敲戶言曰：「聞君俊才絕世，故冒禁以相就。今乃閉戶不納，若效魯男子行邪？鶴雲聞言，不能自抑，才啟戶。女子擁至榻前矣。」

鶴雲曰：「如此良夜，更會佳人，奈何燭滅樽空，不能為一款曲也？」女子曰：「得抱衾衣周，以薦枕席，期在歲月，何必泥於今宵？況醉翁之意不在酒乎！」乃解衣共入帳中，罄盡纏倦之樂。迨隔窗雞唱，鄰寺鐘鳴。女子起曰：「奴回也！」鶴雲囑之再至，女子曰：「勿多言，管不教郎獨宿。」遂悄悄而去。

次夜，鶴雲具灑_巾肴以待，女子果來，相與並坐酣暢。女子仍歌昨文之辭，鶴雲曰：「對新人不宜歌舊曲，逢樂地詎所道憂情？」因更前韻而歌之曰：

音、音、音，知有心。知伊有心，勾引我到於今。最堪斯夕，燈前偶，花下斟，一笑勝千金。俄然雲雨異春蔭，玉山齊倒絳帷深。須知此樂更何尋。來經月白，去會清風，興益難禁。

女子聞歌，起而謝曰：「君子斯詠，可謂轉舊為新，除憂就樂也！」彼此歡情更濃於昨。自是無一夕不會。花萼半載，鮮有知者。

忽一夕，女子至而泣下。鶴雲怪問，始則隱忍，既則大慟。鶴雲慰之良久，乃收淚言曰：「奴本曹州史之女，幸得仙術，優游洞天。但凡心未除，遭此謫降。感君同契，久奉歡娛。詎料數盡今宵。君前程遠大，金陵之會，夾山之游，死有日矣！幸惟善保始

終。」雲亦不勝悽愴，至四鼓，贈女子以金。別去未幾，大雨傾盆，霹靂一聲，窗外古牆悉傾例矣。鶴雲神魂飄蕩，明日遂不復留此。

二年後，富家築於基於，掘一石匣，獲琴與金，竟莫曉此故。時聞鶴雲宰金陵，悉其好琴，使人攜獻。鶴雲見琴光彩奪目，知非凡材，顧然受之，置於石牀。遠而望立，則前女子就而撫之；近而視之，則依然琴也。方悟女子為琴精，且驚且喜。適有峽州之遷，鶴雲得重疾，臨死命家人以琴合葬。琴精之言，一一驗矣。人有定數，物可先知，豈不信哉？

竹帚精記

洪武間，本覺寺有一少年僧，名湛然，房頗僻寂。一夕獨坐庭中，見一美女，瘦腰長裙，行步便捷，而妝亦不多飾。僧欲進問，忽不見矣。明夜登廁，又過其前。湛然急起就之，則又隱矣。他人處此，必不能堪，況僧乎？

自是惶惑殊深，淫情交引，苦思不置。越兩日，又徐步於廁。僧急牽其衣，女復佯為慚怯之態。再三懇之，方與入室。及敘坐，僧復逼體近之，漸相調謔間，竟成雲雨。事畢，問其居址姓字，女曰：「妾乃寺鄰之家，父母鍾愛，嫁妾之晚。今有私於人。故數數潛出，不料經此，又移情於汝。然當緘密其事，則交可久。不然，彼此玷矣！」僧唯唯從命。於是，旦去暮來，無夕不會。

將及期，僧不覺容體枯瘦，氣息慙然，漸無生意。雖同袍醫治，百端罔功。寺中有一老僧謂曰：「察汝病脈，癆症兼致。陰邪甚盛，必有所致。苟不明言，事無濟矣！」湛然駭懼，勉述往事。眾曰：「是矣！然此祟不除，則汝恙不癒。今若復來，汝同其往，而蹤跡之，則治術可施也。」

是夕，女至。湛然仍與交合。將行，欲起隨送。女止之曰：「僧居寂落，夜得美婦歡處，是亦樂矣！何苦自感如此。」湛然不能往，強而罷焉。翌日告眾，眾乃付曰：「明夜彼來，當待之如常。密以一物，置其身。吾等游於房外，俟臨別時，擊門為約，吾等協當尾隨，必得而止，則祟可破矣！」湛然一一領記。

後一夕，湛然覺神思恍惚，方倚牀獨臥，女果推門復入。僧與私曲，益加溫存。雞鳴時，女辭去。僧潛以一花插女鬢上，又敲其門者三。眾僧聞擊聲，俱起追察，但見一女冉冉而去，眾乃鳴鈴誦咒，執錫執兵相與趕逐。直至方丈後一小室中乃滅，此室傳言三代祖定化之處。一年一開奉祭，餘時封閉而已。

眾僧知女隱跡，即踴躍破窗而入，一無所見，但西北佛廚後爍爍微光，即往燭光，則堅一竹質潤滑，枝束鮮瑩。蓋已數十年外物也，眾方疑惑，而花在柄，因共信之，乃持至堂前，抽折一，則水流滴地。眾僧益駭異。再折之，亦然，以至皆如之。

從僧乃明燈細視，其中排水，皆精也。湛然見之，悔悟驚懼，不能自制。於是，悉就焚之，揚灰於湖。湛然急以良劑調治，久之得平。而祟自此滅矣！

評曰：異怪弄人，數固當滅，而少僧倖免，人亦可鑒。

天緣奇遇（上）

祁羽狄，字子車酋，吳中杰士也。美姿容，性聰敏，八歲能屬文，十歲識詩律，弱冠時每以李白自期，落落不與俗輩伍，獨有志於翰林。每歎曰：「烏台青瑣，豈若金馬玉堂耶！」下筆有千言，不待思索。詩歌詞賦，奇妙絕例，且善鍾王書法，又粗知丹青。時人目為才子，多欲以女妻之，皆不應，其姑適廉尚，督府參軍也。姑早亡，繼岑氏，生三女，皆殊色。長曰玉勝，次曰麗貞，三曰毓秀，隨父任所，皆未適人。尚以衰老，乞骸骨歸。時生以父愛，家居寂寥，鬱鬱不快。或散步尋詩，寄身林壑，或操舟訪隱，傍水徘徊。一日，與蒼頭溜兒入市，見一婦人，年二十餘，修容雅淡，清芬逼人，立疏簾下，以目凝觀生。生動心，密訪之，乃吳氏，名妙娘，頗有外遇。生命溜兒取金鳳釵二股，托其鄰嫗饋之，妙娘有難色。嫗利生之謝，固強之。妙娘曰：「妾覩此郎果妙人也。但吾夫甚嚴，今幸少出，但一宿則可，久寓此，不宜也。」生聞之，即潛入，相持甚歡，極盡款曲。既枕上吟曰：

深深簾下偶相逢，轉眼相思一夜通；

春色滿衾香力倦，瘦容應怯五更風。

妙娘曰：「妾亦粗知文墨，敢以吳歌和之：

別郎何日再相逢，有時常寄便時風；

一夜恩情深似海，只恐巫山路不通。

歌罷，天色將曙，聞外扣門聲急。妙娘曰：「吾夫回矣。」與生急擁衣而起，開後門，求庇於鄰人陸用。用素與妙娘厚，遂匿之。

用之妻，周氏也，小字山茶，見生豐采，欲私之，生應命焉。茶曰：「吾主母徐氏新寡，體態雅媚，殊似玉人，坐臥一小樓，焚香禮佛，守法甚嚴，但臨風對月，多有怨態，知其心未灰也。妾以計使君亂之，可以盡得其私蓄。」生謝曰：「亂人之守，不仁；冀人之財，不義；本以脫難而又欲蹈險，不智。卿之雅情，心領而已。」言未畢，一少女馳至，年十三四，粉黛輕盈，連聲呼茶。見生在，即避入。生問：「此女何人？」茶曰：「主母之女文娥也。」生曰：「納聘否？」曰：「未也。」

文娥入，以生達其母。母即自來呼之，且自窗處窺生。見生與茶狎戲，風致飄然，密呼茶，問曰：「此人何來？」茶欲動之，乃乘機應曰：「此吳妙娘心上人也。今礙有夫在，少候於此。」徐氏停眸不言久之，茶復曰：「此人旖旎灑落，玉琢情懷，窮古絕今，世不多見。」徐氏乃怒曰：「汝與此人素無一面，便與褻狎，外人知之，豈不遺累於我！」山茶亦佯作慍狀，對曰：「妾但不敢言耳。言之，恐主母見罪。」徐氏詰其故。山茶曰：「此人近喪偶，雲主母約彼前來偕老。」徐氏驚曰：「此言何來？」茶曰：「彼言之，妾信之。不然則主公所遺玉扇墜，何由至彼手乎？」徐氏即探衣笥中，果失不見，徘徊無聊又久之。山茶知其意，即報生曰：「娘子多上復：謹持玉扇墜一事，約君少敘，如不棄，當酬以百金。」生揣：「事由於彼，非我之罪也。」乃許之。——蓋徐氏三日前理衣匣，偶遺扇墜於外，為山茶所獲。至是，即以此兩下激成，欲俟其處久而執之，以為挾詐之計耳。

近晚，生登樓，與徐氏通焉。纏綿後，徐氏問曰：「扇墜從何來？」生曰：「卿之所風賜，何能問此？」徐氏曰：「妾未嘗贈君，適山茶謂君從外得者，妾以為然，故與君一敘。今乃知山茶計也。」徐氏悔不及，明早果以百金贈生行。生留一詞以別之。名

《惜春飛》：

「乘蜂蝶迷鶯不語，只是妙娘為主。玉墜憑誰取，又成紅葉偕鴛侶。兩地風流知幾許，自喜連遭奇遇。愁對傷處，何時得共枕，重相敘。」

徐氏恨山茶賣己，每以事讓之，茶不能堪，遂發其私，徐氏無了而富，族中爭嗣，因山茶實其奸，鳴之於官，官受嗣者賄，竟相法成案。徐氏以淫逐出，文娥以奸生女官賣，徐氏恥而自縊，生聞之，不勝傷痛，作輓歌以弔之曰：

「胡天不德兮，殲我淑人，情經一死兮，我重千金，花殲月缺兮，玉碎珠沉，俾生長夜兮，夢斷芳春。遭此仇兮，何所伸。欲排雲前代訴兮，奈力寡而未能。心耿耿兮思素恩，神恍惚兮懷舊跡。淚潛潛兮滴翠巾，悉鬱鬱兮欲斷魂。千回萬轉兮，痛我芳靈。靈其有知兮，鑿我微忱！」

生且泣且歌，不勝哽咽，乃散步林外，少放悶懷。不意新月印溪，晴煙散野，泉聲應谷，樹影墜地，生乃還步，踽踽獨行，悽慘愈切。忽聞後有環佩聲，生回顧，見一女子冉冉而來；後隨有女童，一掌扇，一執巾。生以為良家子也，意欲趨避。乃遙呼曰：「祁生何為避耶？」生疑為如戚，進步迎揖。然芳容奇冶，光彩襲人。生驚訝，未遑啟問，女即曰：「妾玉香仙子也。朝游蓬島，暮歸廣寒，拂扇則風行千里，揮巾則雲幔九宵，非俗女也。因與君有塵緣，到此一相會耳。」生聞其言，疑為鬼魅，不敢近，但唯唯求退而已。女笑曰：「妾乃不如徐氏耶？君子日後奇遇甚多，徐氏不足惜也。」即攜生手，同還生家。生聞其香氣清淑，愛其纖指溫潤，亦不甚怪。然而夜深人靜，重門自開，燈滅簾垂，明輝滿室，生雖疑，不能卻矣。與之共枕，頗覺綢繆。至五更，二女童報曰：「紫微登垣，王申候駕。」女即整衣而起，與生別曰：「後六十年，君之姻緣共聚，富貴雙全，妾復來，與君同歸仙府矣。贈玉簪一根，扣之，則有厄即解；小詩一首，讀之，則終身可知。」言華，凌空而去。生望之，但見雲霓五彩，鸞鶴翱翔，生始信其為仙也。即視其詩，乃五言一律：

君是百花魁，相逢玉鏡台；
芳春隨處合，夤夜幾番災。
龍府生佳配，天朝賜妙才；
功名還壽考，九九妾重來。

生與玉香方合，精采倍常，穎悟頓速，衣服枕席，異香鬱然。人皆疑其變格，而不知生所自也。

時廉參軍致仕歸，泊船河下，聞文娥官賣，即以金償官，買與次女麗貞為婢。是日，生至講堂，適聞廉歸，驚曰：「此吾至親，別十年矣。」即趨謁。廉聞生至，急請入，各以久疏慰問。廉尚曰：「尊翁捐館，幸有子在。況子英發士也，但願早遂青雲以慰尊翁之志生謙謝久之。廉呼岑氏出，且曰：「祁三哥在此，非外人也。」岑氏謂三女曰：「三哥有兄弟情，可隨我見之。」惟麗貞辭以「曉起採茉莉花冒風，不快。」岑氏與玉勝、毓秀出見。生拜問起居，禮貌修整。岑見生閒雅，念：「得婿若此人，吾女何恨？」而勝與秀亦熟視生。生日玉勝妝豔，毓秀豐美，亦覺戚戚焉。廉問：「麗貞何在？」岑曰：「不快。」廉曰：「一別十年，今各長成，寧不一識面耶？」命侍女素蘭催之，不至。再命東兒讓之，麗貞不得已，斂髮而出。但見雲鬢半蓬，玉容萬媚，金蓮窄窄，睡態遲遲。生立俟之，自遠而近，停眸一覷，魂魄蕩然。相揖後，以序坐。岑以家事詰生，生心已屬麗貞，惟唯而已。頃間，茶至，捧茶者，文娥也。生見文娥，文娥日生，兩相疑喜。茶後，繼之以飯，岑與三女皆在座。岑曰：「三哥不棄，肯時來一顧乎？」廉曰：「吾欲以家事托子車酋，子車酋寧即去耶？」三女皆贊之。而麗貞又曰：「三哥倘以家遠不便，凡有所需，一切取之於妹。」生以麗貞之言深為有情，即以久住許之。

是夕，寄宿東樓。生開窗對月，巾周帳無聊，乃浩歌一絕以自遣云：

天上無心月色明，人間有意美人聲；
所需一切皆相取，欲取些兒枕上情。

生所歌，蓋思麗貞「一切取於妹」之言也。歌罷，見壁間有琴，取而撫之，作司馬相如《鳳求凰》之曲。不意風順簾間，樓高夜迥，而琴聲已淒然入麗貞耳矣。麗貞心動，密呼小卿，私饋生苦茶。生無聊間，見小卿至，知麗貞之情，狂喜不能自制，竟挽小卿之裙，戲曰：「客中人汝汝解懷，即當厚謝。」小卿拒，不能脫，欲出聲，又恐累麗貞；久之，小卿知不可解，佯問曰：「小姐輩侍妾多矣，倘舍妾，惟君所欲，何如？」生亦知其執意，乃難之曰：「必得桂紅，方可贖汝。」桂紅，乃玉勝婢。小卿曰：「桂紅為勝姐責遣，獨睡於迎翠軒，咫尺可得。」

生與小卿挽頸而行，果一女睡軒下。生以為桂紅矣，舍小卿而就之，乃驚醒。非桂紅，乃素蘭也。蘭在諸婢中最年長，玉勝命掌繡工，一婢拙於繡，遷怒於蘭，責而逐之，不容內寢，怨恨之態，形於夢寐，適見生至，怪而問曰：「君何以至此也？」生不答，但狎之，蘭始亦推阻，既而歎曰：「勝姐已棄妾，妾尚何守！」遂納焉，生亦風流有情，而蘭亦年長有味，鴛鴦顛例，不啻膠漆，生密問曰：「麗貞姐如何？」蘭曰：「天上人也。」曰：「可動乎？」曰：「讀書守禮，不可動也。且君兄妹，何起此心？」生愧而抱曰：「對知心人言，不覺吐露心腹。」既而問：「桂紅與誰同寢？」蘭曰：「桂紅，勝姐之愛婢也。此人聰慧，與文娥同學筆硯，今君以情鉤之，亦可狎者。」生甚喜，至天明就外，作一詞以紀其勝：

「素蘭花，桂紅樹，迎翠軒中，錯被春留住。乖巧小卿機不露，借風邀雨，脫殼金蟬去。一杯茶，咫尺路，卻似羊腸，又把車輪誤。且向桂花紅處吐，攀取高枝，再轉登雲步。」

右調名《蘇幕遮》

生早與素蘭別時，天尚未明，偶遺汗巾一條，內包玉扇附並弔徐氏詞。小卿來喚素蘭，見而拾之，私示文娥曰：「此祁生物也。」文娥觀詞，不覺淚下。麗貞理妝，呼文娥代點鬢翠。文娥至，則秋波紅暈，淒苦蹙容。貞怪而問之。娥不能隱，以實告曰：「吾母死，皆為祁生。今見其弔母詞，是以不覺淚流。」麗貞素詞觀之，歎曰：「真才子也。」取筆批其稿尾：

「措詞不繁，著意更切。愁牽雲夢，宛然一段相思；筆弄風情，說盡百年長恨。誠錦心繡口，可愛可欽；必金馬玉堂，斯人斯職。然而月宮甚近，何無志於女互娥？乃與地府通忱，實有功於才子。」

其所批者，敬其銳志功名，弗勞他慮；即令文娥持送還生。——時廉有族中畢姻，夫婦皆往。——生見文娥獨來，攜而歎曰：「兒何以至此耶？」娥惟嗟歎，道其所以，乃出扇墜、弔詞還生。生日：「汝從何得之？」娥曰：「小卿自迎翠軒得之。今麗貞姐使妾奉還。」生且愧且謝。既而，見所批，又驚又喜，歎曰：「世間有此女子，羞殺孫夫人、李易安、宋淑貞輩矣。」讀至末句，歎

曰：「吾妹真女互娥也，僕豈無志耶！」送以末聯為有意於己，乃以白紗蘇合香囊上題詩一首，托文娥復之：

聊贈合香囊，慙慙謝贊揚；
弔詞知恨短，批稿辱情長。
愧我多春興，憐卿惜晚妝；
月宮雲路穩，願早伴霓裳。

麗貞見詩大怒。撻文娥；待父母歸，欲以此囊白之。毓秀知之，恐玷閨教，使二親受氣，急令潘英報生。時英年十七，亦老成矣，慮生激出他變，緩詞報曰：「秀姐知君有詩囊送入，甚是不足，乞入親謝之。」生笑曰：「秀妹年幼，亦知此味耶？」牽衣而入。秀以待於中門，以故告生。生驚曰：「何異所批！」秀曰：「彼傲君耳，非有私也。」生茫然自失。秀曰：「玉勝姐每愛兄，與妾道及，必致嗟歎；今在西鶴樓，可同往問計。」生含愧而進。玉勝見生，遠迎，曰：「三哥為何至此？」秀顧生，笑曰：「欲坐登雲客，先為人幕賓矣。」勝問其故。秀曰：「兄有『月宮雲路穩，願早伴霓裳』之句，遺於麗貞姐。貞姐怒，欲白於二親。今奈何？」玉勝笑曰：「妾謂兄君子人，乃落魄子耶？請暫憇此，妾當為兄解圍。」即與秀往貞所。

貞方抱怨伏枕，勝徐問曰：「何清睡耶？」貞乃泣曰：「妹子年十七，未嘗一出閨門。今受人淫詞，不死何為！」勝與秀皆曰：「詞今安在？」貞不知勝為生作說客，即袖中以詩囊卷出。勝接手，即亂扯。貞怒，起奪之，已碎矣。貞益怒。勝曰：「三哥，才子也。妹欲敗其德，寧不自顧耶？」因舉手為麗貞枕花。低語曰：「三哥害羞，適欲自經。送人性命，非細事也。」貞始氣平。勝乃回顧素蘭，曰：「可急報三哥，貞妹已受勸矣。」蘭往，見生徘徊獨立，而桂紅坐繡於旁，亦不之顧，乃以勸貞事報生。生喜而謝之。蘭挽生，曰：「妾原謂此人不可動，君何不聽？」又背指紅，曰：「可動者，此也。為君洗慚可乎？」生又謝之。蘭附紅耳曰：「祁生反有意於子，今其慚忿時，少與款曲，何如？」桂紅張目一視而走。蘭追執之，罵曰：「我教汝繡，汝不能，則累我。我一言，即逆我，汝前日將勝姐金釧失去，彼尚不知，汝逆我，我即告出，汝能安乎？」若能依我，與祁生一會，即償前釧，不亦美乎？」桂紅低首無言，以指佛鬢而已。蘭撫生背，曰：「君早為之，妾下樓為君伺察耳目。」生抱紅於重茵上，逡巡畏縮，生勉強為之，不覺鬢翠斜欹，猩紅滿榻。

蘭下樓，因中門上雙燕爭巢墮地，進步觀之，不意勝、秀已至前矣。蘭不得已，侍立在旁，尊勝、秀前行，生聞樓上行聲，以為蘭也，尚樓紅睡；回顧視之，乃勝與秀。生大慚，勝大怒，即生前將紅重責，因抑生曰：「兄才露醜，今又若此，豈人心耶！」生措身無地，冒羞而出。無奈，乃為歸計。

明日，見廉夫婦，告曰：「久別舍下，即欲暫歸。」廉夫婦固留之。生固辭。乃約曰：「子車酋必欲歸，不敢強矣。待老夫賤旦，再勞枉顧，幸甚！」生謹領而別。途中無聊，自述一首：

「洛陽相府春如錦，亂束名花夜為枕。弄琴招得小卿來，迎翠先同素蘭寢。文娥痛而哭弔詞，麗貞題筆一贊之。牽惹新魂發新句，轉眼生嗔欲白之。絕處逢生得毓秀，恐玷閨門急相救。潘英邀我中門侍，西鶴樓前慚掩袖。玉勝頻呼入幕賓，相迎一笑問郎因。郎須少倚南樓坐，此去因先慰麗貞。麗貞見妹歡情復，桂紅巧繡嬌如玉。素蘭觀燕往中門，勝、秀登樓皆受辱。一場藉藉復一場，兩處相思兩斷腸。春光漏盡歸途寂。何日同棲雙鳳凰？」

麗貞小字阿鳳，故末句及之。

生去後，三女皆在百花亭看杜鵑花，東兒報曰：「祁君去矣。」勝與秀相對微笑，麗貞獨有憂色，停眸視花，吁歎良久，無非念生意也。玉勝不知，問曰：「妹子尚恨祁生耶？祁生果薄倖，昨觸妹，又辱桂紅。被污之女，不可近身，已托鄰母作媒出賣矣。」貞曰：「彼辱妹，姊尚容之；彼辱婢，姊乃不容耶？」玉勝語塞。蓋勝久欲私生，惟恐二妹忌之，又恨桂紅先接之也。

貞是夕憑欄對月，幽恨萬種，乃制一詞，名曰《阮郎歸》，自訴念生之情，每歌一句，則長吁一聲。文娥等侍側，皆為之唏噓：「聞郎去後淚先垂，愁雲欺瘦眉。情深須用待佳期，郎心不耐遲。----香閣靜，寄新詩，眼前人易知。寸心相愛反相離，此情郎慢思。」

生歸，不數日，為仇家蕭鶴者所誣，發生父未結之事。鶴以官豪，捕生甚急。生夜渡，欲往訴當道，為守渡者所覺，執送蕭氏。蕭層堂疊室，將生禁後房，待事中人至，即送官理。生夜靜忿鬱，無以自慰，忽憶仙子「玉簪解厄」之言，乃禱壽拜，吟一詞：

「撒天長恨幾時休？兩眼不勝羞。男兒壯年多困憂，何日一抬頭？----轍中鮒，雨中鳩，望誰周？橫鋪鐵網，高展金丸，畢何仇？」（《訴衷情》）

蕭之婦，于氏也，乃世家女，名金園。其夫名震，往京聽選。金園獨居，聞戶後歌聲悲切，明早，使侍女琴娘訪之，始知生故，歎曰：「與父有仇，子復何罪？」私遣琴娘以甘露餅十枚饋生。生謝曰：「此活命恩也，他日當銜環以報。」自後，琴娘時以飲食餉生，生媚意漸謝。琴娘悅之，因與之私，復乘間語金園曰：「此生溫如良玉，十倍吾主，今禁此，情甚可哀。」琴娘意欲釋之。金園曰：「昨亦夢神女命救此人，且云他日與汝皆當為彼侍妾，縱無此理，甚可疑也。」遂往窺之，果見生豐資穎異，氣宇溫容。抵夜，以別鑰啟鎖，匿入閨中，共枕恣欲。五更時，贈以白金十兩，金釧一雙，汗巾一條，與琴娘暗開重門，泣而送之，且以夢語生。生曰：「豈敢望此！僕有玉扇墜，今以贈卿，日後果有幸會，當以此為記。」遂拜謝而去。

翌日，蕭覓生，生已行矣。竟走京師，伏闕奏辨，為父雪仇。時趙子昂為翰林學士承旨，力贊生孝，得發御史觀音保等勘問，蕭懼，出萬金營求左丞相鐵木迭兒為之解紛息事，然亦不敢害生矣。

生由是避禍入山，發憤攻書。山下有名龔壽者，年六十，善相法，見生狀，知其不凡也，每以柴米給生，相過甚厚。生感以恩，乃書一聯於壁云：

遠移萍梗宜無地，近就芝蘭別有天。

又書一聯以自傲云：

身居逆境時勤讀，心到仇家夜夢親。

生去後，麗貞雖念生，不過形於詠歎而已。而玉勝則慕生之甚，言動如狂。每強扶倦態，對鏡畫眉，不覺長吁一聲，兩手如墜，日就枕席，飲食若忘，夢中忽忽如對人語，及醒，則揮淚滿襟而已，聞貞有《阮郎歸》調，令素蘭索之，貞不與，勝知其必為生作也，亦自作，調名《桃源憶故人》，亦道望生之意：

「思念念風流種，心為愁深如夢，繡衾象牀如共，羞把寒衾擁。----桂紅樓上春心動，悔已多情殘送，命笑自家愁重，當日巫山

夢。」

廉至旦日，遣人邀生，知生受誣奏辯，嗟歎久之。及生入山讀書，廉遣人送白金五兩，白米六包，與生少資日用。玉勝自付曰：「祁生發憤，招之則不來，然其意惟在麗貞，詐招以貞書，或得一面。」乃具書，私付去人，且戒之曰：「此麗貞書，密與之。」

小妹麗貞斂衽端肅拜：疇昔之心，豈敢自昧；擲詩之忿，實懼人知。月色空梁，不見知心到眼；風聲泣樹，徒知弱態傷神。近知往復大仇，識英才之可羨；今又入山憤志，知力學之有成。但情在寸心，終難自慰；人遙千里，豈易相通！滿目雲山，何處是鳳凰樓止；一天星斗，幾時成牛女歡期？頃刻相思，須更長歡。倘兄肯顧片時，小妹終身佩德。匆匆草字欠恭，伏乞情恕。不備。

妹貞再拜啟。

生得書，驚喜雀躍。然發憤之始，義不可行；欲復書，又恐廉知，但私寄曰：「為我多多附謝小姐，書已領教矣。」生是日舊態復萌，幾不自制，大書絕句於壁：

海樣相思思更深，一封珍寶抵千金。

書中總有顏如玉，未必如渠滿我心。

一日，龔老訪生，見壁上絕句，問曰：「君有所思乎？讀書之心，如明鏡止水，倘有所思，則芥蒂多矣，安能有成？」祁生不覺汗顏。龔復慰曰：「少年人多有此弊，況君未娶，宜不免此；老夫相君目秀眉清，天庭高聳，必享大貴。倘不棄，老夫有一小女，名道芳，頗端重寡言，亦宜大福，他日願為箕帚，何如？」生愧謝不已。

是歲，生起小考，補郡庠弟子員。

後數日，生整衣冠，往拜廉。廉一家慰賀。三女出見，皆曰：「恭喜！」即宴生於怡慶堂，笙歌交作，酬酢疊行。至晚，銀燭滿堂，侍女環立，廉夫婦已醺，而生猶未醉。岑命三女以次奉生酒。玉勝舉杯近生，語云：「妾有言，幸君弗醉。」蓋欲私生也。生不知，應曰：「已酩酊矣。」麗貞舉杯戲生曰：「新秀才請酒。」生亦笑曰：「何不道新郎飲酒？」貞愧而退，怒形於色。毓秀見貞不悅，及舉杯奉生，乃曰：「兄何以言，使貞姐含怒？」蓋生以前所寄書有情，故量其易而忽之，不知其為玉勝計也。夜深散罷，生被酒，寢外館。勝自往呼之，生不醒。勝恐館童來覓，長吁而返，悶倚銀釵，形影相弔，口占一詞，且泣且訴：

「何事無情貪睡，席上分明留意。指日望郎來，要說許多心事。沉醉，沉醉，不管斷腸流淚。」（調名《如夢令》）

生明早入謝酒，廉夫婦未起，獨麗貞立簷前喂鸚鵡，亦未理妝生前，戲曰：「蒙見召，今至矣。」麗貞默然。生曰：「何其不踐書中之言乎？」貞曰：「妾未曾有書，兄何詐也？」生出書示之，乃玉勝之筆。貞大怒。生見貞不梳不洗，雅淡輕盈，清標天趣，如玉一枝，因笑解其怒，而突前抱曰：「縱非子書。天緣在矣。」時生精魄搖蕩，心膽益狂，蓋欲一近貞香，而死亦自快也。貞力掙不能脫，乃定氣告曰：「妾非無心者，且且兄妹不宜有此。況兄未有妻，妾未受聘，何不一通媒妁，偕老百年，非良便乎？」適鸚鵡見生將貞抱扭，作人聲詈曰：「姐姐打，姐姐打！」其聲甚急，生恐人至，脫貞而出。

然生之入也，玉勝乘人未起，早就生寢，欲了此念。見生不在，即為詩一首以示之：深院春風急，吹花入翰林。

無緣空去也，留此寄知音。

玉勝留詩而出，過中門，聞行步聲，遙視之，即生也。以手招生，生急至。勝曰：「無情郎從何來？」生以麗貞寄書事告勝。勝曰：「實妾為之，非貞也。」即邀生同入含春庭後，就大理石牀解衣交頸，水滲桃花，並枕顛鸞，風搖玉樹，香滴滴露滋金蓋，思昏昏骨透靈酥。

時紅日漸高，毓秀已起，恐生苦宿酒，令東兒饋生以茶。東兒至生館，但見一詩在几，寂無人跡。東兒取詩還報曰：「祁生不知何往，但見几上此紙耳。」秀觀之，歎曰：「勝姐作不規矣。」

時生與勝交散，各喜不為人知。勝理妝後作一詞以紀其樂云：（名曰《蝶戀花》）

「風動花心春早起，亭後空牀，一枕鴛鴦睡，歸到蘭房妝倦洗，幾回又掬相思水，但願風流長到底，莫使人知，都在心幾里，郎至香闈非遠地，幸郎早辦通宵計。」

勝以詞使素蘭寄生，且囑生將几上詩毀之。生見詞甚喜，然几上詩未之有也。生語蘭曰：「向曾許桂紅，代償金釧一雙。」並和前詞，以復勝：

「蝶醉花心飛不起。轉過春亭，又把花枝睡。昔因採桂羞難洗，歸家掬盡相思水。----今日好花開到底。苦盡甘來，盡在心兒裡。又願春光同兩地，勝如雲路平生計。」

蘭笑曰：「『春光兩地』，君得隴又望蜀耶？」生曰：「非子不能知此趣也。」蘭復勝，勝以為几上詩生匿之矣。

不意毓秀以詩示麗貞，貞亦以勝假書之故告秀。二人謀，欲露之。麗貞又念敗生之德，不復在坐，欲行欲止，持於兩疑。秀曰：「今母晝寢，以書置母枕旁，母起見之，但知姊之私蕩耳，不復知我計也。況紙上又無稱號，亦豈累祁生耶？」麗貞曰：「善。」秀往置之，立俟母醒。文娥竊知秀事，私達於生。生曰：「事急矣！」入告於勝。勝曰：「秀立閒前，何以竊之？」生曰：「秀之所為，貞使之也。文娥，則貞好也，托文娥以貞命呼秀，秀必出矣。使先使素蘭隱於門後，俟秀出，蘭即入取之。」勝曰：「計雖妙，奈文娥不肯何！」生曰：「娥之母，我故人也。彼念其母，必肯念我。」呼文娥語之，果如命詣秀，曰：「貞姐有言，急請一面。」秀出見貞，貞亦晝寢；秀急候母，詩已去矣。秀以文娥誘之，使貞責之。文娥懼，乘夜而逃，不知所之。玉勝得詩而恨二妹之共計也，作《風雨恨》一篇，以記其怒：

「風何狂，雨何驟，妒花不管花枝瘦。花瘦亦何妨，深嗟風雨忙。風不歇，雨不竭，同枝花，自搖折。幸得東皇巧護遮，風風雨雨兩曲欄斜。花枝不放春光漏，依舊清香到碧紗。」

一日，麗貞在碧雲軒獨坐憑欄，放聲長歎。生自外執荷花一枝過軒，見貞長歎，緩步踵其後。貞低首微誦曰：「本待將心托明月，誰知明月照溝渠！」生輕撫其背，曰：「明月是誰？」貞驚，起拜，遮以別言，但問曰：「此花何來？」生曰：「自碧波深處，愛其清香萬種，故下手採之。」貞曰：「兄但能摘水中花耳。如天上碧桃，日中紅杏，不與兄矣。」生曰：「碧桃、紅杏，恨未開耳。倘香心少放，敢不效峰蝶憑虛向花間一飽耶？」貞曰：「飽則飽矣，但恐飽後忘花耳。」生以荷花擲地，誓曰：「如有所忘，即如此花橫地。」貞含笑以手拾花，戲曰：「映月荷花，自有別樣紅矣。兄何棄之？」正談笑間，玉勝自門後見之，欲攔麗貞，報母曰：「碧雲軒甚有風，娘可往坐。」岑至軒，見生與貞笑語迎戲，乃發聲大怒。自是，貞不復出，生亦遠避回園矣。

生依依此情，每日入夢寐之態，形之於詩：

長夜如年客裡身，短衾消盡枕邊春；

晴江寂寞無心月，鄉夢流連得意人。

幾度覺來渾不見，卻才眠去又相親；

空親恍惚非真會，贏得相思淚滿巾。

又五言一絕，又夢麗貞所作也：

閒題心上事，空憶夢中人。哪得溫如玉，慙慙一抱春。

勝既敗貞，尤不能忘秀也，乃誘秀曰：「西園蓮實茂盛，妹肯往一採乎？」秀未老成，樂於遊戲，即欲往。勝曰：「妹與東兒先往，我收拾針線即來。」秀果先去。勝度秀與生會，不免接談，乃告其母曰：「秀往採蓮，乞令人一看。」岑每溺愛秀，聞秀出，即呼麗貞，同往西園。及至，見生與秀共拍一蝶，奔馳謔笑；生將得蝶，秀與東兒就生共奪之，岑罵曰：「此豈兒女事耶！」生大慚，知岑必見疑，乃告歸。

秀見貞隨母，以為貞計也，甚恨之。反訴於玉勝。勝以為得計，復執之，秀深信矣。自是，秀以心腹待勝，事事皆勝聽矣。

勝是夜招生共寢，生以屢敗，不敢往，以詩別之：

花開漏盡十分春，更有何顏見玉人？

明明馬蹄誰是伴，野橋流水悶愁云。

勝得詩，知生決行，以玉臂一副、簪一根、琴一囊、錦一匹，並和生詩以贈之：

細雨斜風促去春，有情人送有情人。

偷閒須辦來時計，莫使紅妝盼白云。

生回，雖感勝厚情，尤以麗貞為念，心甚怏怏，居家無聊，飲食俱廢，臨風對月，悽慘不勝。有一友，姓霍，名希賢。見生不快，扯生往妓家一樂。妓者王瓊仙，生舊人也，見生至，甚喜，戲曰：「貴人鄭重，何人不求？」生不答。瓊仙又叩之，生唯唯而已，雖樽俎間瓊仙以百計挑之，生但低首吟哦，情思恍惚。瓊仙固留生宿，生不得已，應之。枕席間，生毫不措意。瓊仙欲動其心，夜半呼義妹等，並作一牀，恣意承順。生雖雲雨，意自茫然。瓊仙曰：「君似有心事，何不對妾一言？」生曰告以麗貞未就之故。瓊仙曰：「非廉氏阿鳳乎？」生曰：「何以知之？」曰：「昨在竹副使家待宴，有一客欲為竹公子作媒，是以知之。今君遇此，妾等不敢近矣。」生曰：「廉有三女，長女未受聘，何先及次女？」曰：「必欲求之，多在長女。」言未畢，溜兒馳報曰：「宗師案臨，宜往就試。」

生歸，即赴試。廉知之，遣人饋贖。三女皆私有所贈。生登領，作詞分謝之。詞名《畫堂春》，謝廉尚參軍：

「孤身常托舊門牆，此恩海樣難量。又須豐贖實行囊，書劍生光。----深夏暫違顏范，新秋便揖華堂，時來倘試綠羅裳，展草垂韉。」

謝玉勝詞，名曰《玉樓春》：

「含春笑解香羅結，相思只恐旁人說。腰肢輕展血傾衣，朱唇私語香生舌。----無端又為功名別，幾回夢轉肝腸裂。囑卿休作倚門妝，新秋共泛歸舟月。」

謝麗貞詞，名曰《小重山》：

「楊柳垂簾綠正濃。碧去軒內，情語喁喁。玉人長歎倚欄東。知音語，惹動芰荷風。----猛地見慈容。總然好多意，也成空。相思今隔小山重。承佳貺，盡在不言中。」

謝毓秀詞，名曰《卜算子》：

「惜別似傷春，春住人難住。蝴蝶紛紛最惱人，總把春推去。記取碧苔陰，勝似青雲路。愁壓行邊憶我心，未走先回顧。」
生擇日與溜兒就程。行至中途，天色已晚，寄宿一旅中。溜兒先睡，生溫習經書。夜分時，聞隔牆啼泣悲切；四鼓後，聞啟門聲。生疑，先潛出俟之，見一女子，年可十五六，掩淚而行。生尾之。至河上，其女舉身赴水。生執之，叩其故。女曰：「妾家本陸氏，小字嬌元，為繼母所逼，控訴無門，惟死而已。」言罷，又欲赴水。生解之曰：「芳年淑女，何自苦如此！吾勸若母，當歸自愛。」女曰：「如不死，有逃而已。」生憐之，欲與俱去。但溜兒在本家，欲還呼之。女曰：「一還則事泄矣，則妾不可救矣。顧此失彼，理之常也，願君速行。」生見其哀苦迫遽，乃棄溜兒，與女僦一小舟，從小路而行。

一日，天色將晚，舟人曰：「天黑路生，不宜前往。」生從之。停舟蘆沙中，與女互衣而寢，情若不禁，生委曲慰之。女曰：「妾避死從君，此身已玷，幸勿以淫奔待之，庶得終身所托矣。」生指天日為誓。女喜，作詩謝之：

啼愁欲赴水晶宮，天遣多情午夜逢；

枕上許言如不改，願公一舉到三公。

吟畢，生方欲和韻，女側耳聞船後磨斧聲急，與生聽之，驚起。問曰：「磨斧為何？」舟人應曰：「汝隻身何人？乃拐人女子。天使我誅汝。」蓋舟人愛嬌元之美，欲誅生以奪之也。生驚怖，計無所出。乃舟人已有持斧向生狀。生躍入水，口呼：「救命！」忽蘆叢旁有人應聲而起，即以長竿挽生之髮救之。生不得死。舟人見生救起，隨棄舟下水逃去。而嬌元亦無恙，反得一舟矣。

二舟相並，舉火問名。舟中有一婦，問曰：「君非祁生乎？」生曰：「何以知之？」婦出舟相見，乃吳妙娘也。妙娘喪夫，改適一巨商，商與妙娘載貨過湖，亦宿於此。商問妙娘曰：「汝何識祁？」妙娘曰：「親也。」商以為真，遂相款焉。

明早，妙娘私饋生白金一錠，生謝別。然不能操舟，與嬌元坐帆下，惟風之所之。行一日，止十餘里。

近晚，泊湖上。嬌元方漸米為餐，岸上忽呼曰：「死奴！至此耶？」生起而視之，乃昨逃去舟人也。生知不免，即跳岸疾馳，幾為追及，舟人尾生終日，饑不能前，故得免焉。

生縱步忙投，不知所之，遙見一叢林，急投之，乃道院也。生扣門入，見一道姑，挑白蓮燈迎問所自來。生具述其故，道姑曰：「此女院，恐不便。」生曰：「殿宇下少憩，明早即行。」既而，又一青衣至，附耳曰：「此生頗飄逸，半夜留之，人無知者。」道姑憮然，乃曰：「先生請進內坐。」生進揖，問姓，道姑曰：「下姓沙，法名宗淨，年二十有七。」生曰：「僕避難相投，自奉待所，皆拜

力也。欲作疏詞，少陳慶扼，不亦可乎？涵師曰：「先生有速才能即構乎？」生曰：「跪誦而已，何假構耶？」涵師喜，即引生拜於禪燈之下。生起焚香，應口而讀，聲如玉磬，清韻悠然：

伏以乾坤大象，羅萬籟以成一虛；日月重光，溥八方而回四序。塵中山立，去外花明。擲玄鶴於九天，遙迎聖駕；跨青牛於十島，近拜仙旌。羽狄一介書生，五湖逸士。欲向金門射策，逆旅奇逢；誰知畫舫無情，暴徒禍作。幸中流之得救，苦既迫而不迫。四野雲迷，一身無奈；兩間侷促，一死何辭。不意天啟宿緣竟得路投勝院，清淡淡坐，山皓齒之素書。綠鬢挑燈，指黃冠之羽扇。儼乎仙境，恍若洞天。拘禁不祥，瞻仰日星之照耀。消磨多瘴，恭逢雅妙以周旋。謹拜清辭，上於天聽。祈求祿佑，下護愚生。

讀畢，師等贊曰：「君奇才也。」因舉酒酌賔，稍及褻語。宗淨舉手托生腮曰：「君雖男子，宛若婦人。」涵師曰：「夜深矣！」共起邀生同人共枕雲雨，各自溫存，不惜精力。而涵師肌膚瑩膩，風致尤高。自是晝以次陪生，夜則連衾共寢。重門扃固，絕無人知。

生一夕月下步西牆，聞誦經聲甚嬌，乃吟詩以戲之曰：

沙門清月水花多，讀罷禪經夜幾何？
嬌舌強隨空色轉，其心皆作死灰磨。
玄機參透青蓮偶，悔悟應和白苧歌。
卻與維摩作相識，不憐牆外病東坡。

隔牆誦經者即文娥也。昔外出，入此庵為西院主興錫之弟。聞生吟詩，驚曰：「此祁郎聲也！何以至此。」追思往事，不覺長吁，亦朗吟一詩以試之：

為君偷出枕邊情，玉勝愁消毓秀嗔。
脫卻紅塵今到此，隔牆好似舊時人。

生聞詩甚疑。明早潛訪之，見文娥，相持悲咽，各問來歷。生曰：「僕累卿逃，不意又復見卿，真夙世緣也！」文娥之師興錫見生閒雅，悅而匿之。生過幾日又到宗淨處，西院羈留，樂而忘返。

不意溜兒為陸氏失女，執送於官。而生為色所迷，試期已過，不復他念。日與涵師等劇飲賦詩，不能盡述。姑記與興錫等詩云：
苦海回頭便是家，春鶯鐵樹報瓊花。
日光飛出塵中馬，風力平收水底霞。
丹爐有煙終是火，藍田無玉豈生芽。
從今透髓留玄骨，不向玄門覓豔葩。

《題性玄齋壁》

不是凡民不是仙，壺中日月壺中天。
青山綠水皆為友，野鳥名花盡有緣。
林壑寄身閒似鶴，齋居養性莫如玄。
羽衣華髮成瀟灑，坐看芳溪放白蓮。

《題宗淨山房》

兩兩山離報好音，壘壘白石點疏林。
谷中鹿豕防人眼，壁上藤蘿礙日陰。
無伴空懸徐孺榻，有香還撫伯牙琴。
馮渠海沸天雷發，淨拂蒲團抱膝吟。

一日，兩院道姑皆往一寡婦家作齋事，獨留文娥伴生。生欲私之，娥曰：「妾見眾道姑日夜縱淫，唯妾居此甚苦。得君帶歸，敢惜一共枕耶？」生曰：「我在此甚無益，思歸亦切矣！豈忍棄卿？」因摟娥，撤其衣，舉身就之。時文娥年十七，一近一避，畏如見敵，十生九死，痛欲消魂，不覺兩潤菩提，花飛法界好事畢，生曰：「卿他日肯為麗貞作媒乎？」娥曰：「貞甚有情，況今年長，亦易亂之，君肯歸，不必慮也！」自是，生與娥密為歸計矣。

眾姑自齋回，見生有歸意，百計留之，無以悅生者，適有女童持禮來，揖眾姑而去，生問何人，宗淨曰：「是前作齋事家使女金菊也。」生微笑。宗淨疑生悅菊，即歆之曰：「君肯安心寓此，當及其主母，況此婢耶？」生問主母為誰，淨曰：「辛太守之妻陳氏也。年雖四十而貌甚少年，今寡居數月矣。今擇本月十五日來院炷香，我輩當以酒醉之，強留宿院。睡熟時，君即近之。倘事諧，則太守有一妾名孔姬，亦以網跨下矣。」生如其言。

至十五日，陳果被酒，假宿院中。宗淨以雞子清輕輕污其便處，如受感狀。陳覺醒之，疑為男子所淫。開帳急呼金菊，不意菊亦被誘別寢。但見一燈在几，生笑而前。陳歎曰：「妾欲守志終身，不意為人所誘。」生捧其面勸曰：「青春不再，卿何自苦如此？」即解衣逼之，陳亦動情，竟納焉。生多疲於色，而精力不長。陳久寡空房，而所欲未足。乃約生曰：「妾來間暗歸，君可隨我混入。」

生如其言，至陳家。孔姬尚睡中，陳欲並亂之，以杜其口，即枕前語曰：「汝覺吾？我帶一伴客相贈。」孔醒見主，即有怒狀。陳以勢壓之，終不從。生與陳處，凡十餘日，終亦礙孔，不得肆志。

乃晝，一春意於孔姬寢壁，因題一詞以動之，名曰《魚遊春水》。

風流原無底，一著酥胸情更美。玉臂輕抬，不覺雙丫免起。展亂薔薇錦一機，搖播楊柳絲千縷。好似江心魚遊春水。----你也危樓獨倚，辜負紅顏誰為主，徒然曉夢醒時，慵妝倦洗。玉簫長日閒，孤鳳翠衾，終夜無鴛侶。這等淒涼，誰為羨爾！

孔姬覽之，心少動。一日，生與金菊晝淫於雙柏軒，而菊之同輩皆就之。三女一男，爭春似滾；四衣五形，展錦如平。孔姬自簾後視之，情遂恍惚，不能自守，乃緩步進曰：「郎君入花絲矣！」生曰：「清自清，濁自濁，卿自守足矣，何阻人興耶？」孔笑曰：「妾請償之可乎？」生曰：「卿回心尚何論耶！」遂與通焉。生喜作一詞以謝之，名《浣溪紗》：

獨抱幽香不傲春，而今春色破梨雲，算來清淨總無真。

正做百花叢裡客，卻逢千想意中人，謹托新詞當謝親。

時宗淨與涵師等謀曰：「我輩欲留祁君，故以陳夫人悅之。今祁乃戀陳，不復顧我矣！為今之計，共往擒之。陳若掩爭，必得其財。祁與彼絕，必來我院，不兩利乎？」興錫曰：「祁君智士也。倘事泄先行，我輩空望矣。必先令一人，假宿於彼。我輩夜半圍門，裡通外應，無失算也。」眾稱善，欲擇一人先往。娥乃進計曰：「弟子與祁鄉裡，祁必不疑，弟子願以抄化為名，入陳寢所，為眾師內應。」師等信而遣之。文娥往見陳於萱壽堂，方與生並坐。文娥曰：「久居於此，郎君樂乎？」復以眼私揆生。生乃舍陳等獨步亭後，文娥尾生。告曰：「今晚事壞矣！」生問其所以，娥告以故，且曰：「妾與君急為歸計，庶可自全。」生點首數次，計無所出。久之，往語陳曰：「院中邀僕一茶，去當即來。」陳即使金菊隨去，促之早還。生與娥、菊同就路，娥曰：「夫人欲使郎早還，菊姐可先往，免使人生疑矣！」生知娥意，乃力贊之。菊信而先行。娥乃挽生即從別路遠遁。菊至院，久候不至，乃返。師等為陳賣已。而陳又為院中潛謀，互相成隙，自易各相為謀矣。

[返回 >> 國色天香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